

列女傳校注

冊二

列女傳卷之五

錢塘梁端無非校注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

事見公羊傳大同小異

初孝公父武

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

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

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

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

太平御覽人事部六

十三處上有臥字

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

死乎義保曰不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

以逃十一年

史記魯世家伯御即位十一年

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

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

之謂也

頌曰伯御作亂由魯宮起孝公乳保臧氏之母逃匿孝公易以其子保母若斯亦誠足恃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

二字未詳渚宮舊事一鄭子瞽者成王夫人鄭姬之媵者

楚成王之夫人也

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

渚宮舊事作仰視

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

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

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行不顧

行字舊脫從文選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

詩注引校增

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壹顧可以得

之而遂不顧

而上舊有已得二字涉上誤衍從渚宮舊事校刪

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

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

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

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

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寵子旣置

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
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
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
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
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
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
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諸宮舊事此下有子瞽進
曰夫嫡奸擾滑亂之所生

古人有言持敵不強必爲所傷王必將易子不如亟先施太子王不
聽四十字故下云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又
云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
不可釋也蓋傳有脫文

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

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

王王不吾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

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

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

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子瞽先識執節有常興於不顧卒配成王知商臣亂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以殺身盟

仁與陳氏善曰盟與明古通用

晉圉懷嬴

懷嬴者秦穆之女

一本穆下有公字

晉惠公太子之妃也

太子下脫圉字

圉質於秦

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

而秦晉之友

王安人曰當是交字之誤

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邱我其首

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

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

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

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

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晉圍質秦配以懷羸圍將與逃羸不肯聽亦不泄言操心甚平不告所從無所阿傾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讌遊蔡姬在左越

姬參右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九藝文類聚人部十二右作乘

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

臺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社作莊

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

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弊

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以婢子之身為苞苴玩

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

渚官舊事二下有豈敢有貳哉五字

王顧謂史

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

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吾先

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

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

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

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

渚宮舊事同後漢書皇后紀上注引

及左傳說苑君道篇並作鳥

王問周史

說苑作太史州黎

史曰是害王身然可以移於將

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

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

渚宮舊事下有蔡姬曰人實欲之何爲不使十一字

越姬曰大哉君王

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

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

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

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

不死王之好也

渚宮舊事好下有內字

遂自殺

餘杭嚴氏杰曰左傳白公勝之亂劫惠王如高府圍公陽穴宮

負越女以昭夫人之宮杜注云夫人王母越女據此不得云死於昭王之前矣

王病甚讓位於三第三弟不

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第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母信者

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

左傳史記作塗集解徐廣曰一作壁

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

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楚昭遊樂要姬從死蔡姬許王越姬執禮終獨死節羣臣嘉美
維斯兩姬其德不比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邱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

竹書紀年周幽王六年西戎滅蓋

令於蓋羣

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邱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

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

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

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

亡忘古字通

何忍以歸邱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

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

又何也邱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

孫氏志祖曰此下疑有脫文

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第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蓋將之妻據節銳精戎旣滅蓋邱子獨生妻恥不死陳設五榮

大父曰忠孝仁義賢五者榮名也

爲夫先死卒遺顯名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

據傳言兄之子姊當作妹武梁祠畫像亦作姊

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

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

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

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

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

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

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

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

存妾子幸而得幸

溫公家範作免

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

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

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

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

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

人東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以他傳例之公正上當有君子

誤脫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齊君攻魯義姑有節見軍走山棄子抱姪齊將問之賢其推理

一婦為義齊兵遂止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

未除服地登夏屋地字誤史記趙世家作北集誘代王使廚人持斗

史記作銅料正義曰其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宰人名

形方有柄取斟水器以一斗擊殺代王及從者一字衍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

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王一本無今十有餘年矣代無

大故而主君殘之周禮大司馬注殘殺也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

聞之婦人之義無二夫之舊誤執從太平御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

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

太平御覽引注云謂慢棄不為立節

以夫怨弟非仁也

史記正義同水

經灋水注引魏土地記所載義仁二字互易

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靡

笄之地

史記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善處

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惟趙襄子代夫人弟襲滅代王迎取其姊姊引義理稱引節禮

引一本作說

不歸不怨遂留野死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

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
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
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
而不信其諾邪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
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溫公家範作失信何以居於世哉子雖
痛乎獨謂行何行藝文類聚人部五太平義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
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
義絜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義繼信誠公正知禮親假有罪相讓不已吏不能決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卒免二子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文選秋胡詩注藝文類聚人部

字上有秋去而宦於陳宦舊誤官從文選注藝文類聚太五年乃歸
胡子三字

未至家見路旁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

遠願託桑蔭下澆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

逢豐年藝文類聚作少年太平御覽兩引皆無豐字力桑不如見國卿藝文類聚作公卿太平御覽兩引皆

作即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紉以供衣食

奉二親養夫子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皆無三字吾不願金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引皆

上皆有人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太平御覽兩引皆無三字

有事夫收子之齋與笥金太平御覽收上三字秋胡子遂去至家文選注

歸字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文選注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子束髮脩身二字舊脫從文

秋胡子慚文選注秋胡子見之而慚婦曰子束髮脩身二字舊脫從文

宗親部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段校曰所蓋欣

當見親戚太平御覽宗親部至下有思見親三字今也乃悅路傍婦

人下子之裝舊誤糧從文選注太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

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

列女傳卷五 七 中華書局聚

治官不理孝義並亡

太平御覽宗親部下有於身二字

必不遂矣妾不忍見

太平御覽兩引

下皆有不孝不義之人六字

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

西京雜記赴沂

水而死

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

孝經作他

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

謂也詩云惟是褊心

惟毛詩作維

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秋胡西仕五年乃歸遇妻不識心有淫思妻執無二歸而相知

恥夫無義遂東赴河

段校曰河與知合韻支歌最近也案楚辭遠游歌與蛇韻漁父波與醵韻皆其證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

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

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

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

不忠猶與

禮記曲禮定猶與釋文本亦作豫

因陽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

父舊誤大從初學記

人部下 藝文類聚人部十九 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十一校改 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答

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

媵婢而答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

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國語韋昭注曰大夫之妻稱主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

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

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

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太平御覽主下有父字無聞之二字四鄰

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

無言不驕毛詩作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周主忠妾慈惠有序主妻淫僻藥酒毒主使妾奉進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終蒙其福古音方墨反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史記魏世家作假誅諸

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吾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尙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